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

霍华德·坎威尔·阿尔达摇主编

榕摇远摇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 裕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摇(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搖陽昇苑圃，因緣感靈戰。

摇Ⅰ援民...摇Ⅱ援①威...摇②榕...摇Ⅲ援民主 原比较政治学 原世界 原英文摇Ⅳ援阅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501) 第 0000 号

摇著作权合同登记摇图字 09-2017-0086号

勻燥體斷分援宰蚤觀世葬

悦果壳糖(上海)有限公司 悦果壳糖(上海)有限公司 悦果壳糖(上海)有限公司 悦果壳糖(上海)有限公司 悦果壳糖(上海)有限公司

[illegible]

摇书 名：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

著作责任者：〔美〕霍华德·威亚尔达 主编 摇榕远 译

责任编辑:王小娟

[illegible]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摇务人员

网 址: 湖南湘潭韶光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湘潭韶光电子有限公司

电 摇 话：邮购部 远缘缘缘缘 发行部 远缘缘缘缘 编辑部 远缘缘缘缘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摇愿园缘园

印刷者：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苑 皇 伊 恩 皇 皇 摇 员 元 开 本 摇 员 援 同 象 印 张 摇 员 缘 千 字

圆园年 怨月第 员版 圆园年 怨月第 员次印刷

定 搖 價：圓貳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编委会

主编：宁骚

编委：李强、许振洲、关海庭、董正华、张锡镇

潘维、唐士其、连玉如、金安平、白智立

执行编委：尚英、耿协峰

译丛总序

宁摇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

出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 19 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 世纪 50—70 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70 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个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

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的真实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

(二) 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

(三) 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重任。

(四) 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

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源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不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导引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原年 源月 源日

前摇言

随着苏联的解体、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重新统一,世界许多地区发生了向民主制度的转变。这成为刚刚结束的 20 世纪最大的变迁——甚至可能比前面提到的这几个变化还要重要。民主化的浪潮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南欧(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得到延续,然后扩展到东亚的许多地方,接着又在俄国和东欧爆发,而现在正包围着非洲和中东的一些地区。民主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从右的方面席卷了权威主义—法团主义(法团主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曾一度盛行)①政权、从左的方面冲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之后,民主现已成为唯一具有普遍正当性(普遍正当)的政府形式。

无论是民主化转变这一主题,还是这一事件本身,都是激动人心的题材:诸如西班牙的佛朗哥(佛朗哥)和葡萄牙的萨拉查(萨拉查)这样的长期独裁统治的崩溃,拉美践踏人权的政权的倒台;在东亚所发生的先是经济上的、然后是政治上的深刻转变,“莫斯科之春”,以及鲍里斯·叶利钦(叶利钦)在此前早些时候就具备令人欣喜的眼光,阻止俄国压迫势力的复兴;以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中东地区出现的公民社会、民主选举和更多政治参与的苗头。所有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戏剧性事件,它们带来重大的思考课题,牵涉重大的利益分配,既关系到各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又关系到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

无论是对于理论思考,还是对于各个相关的国家与地区而言,这些课题都

① 法团主义在中文里已有的译名是“合作主义”、“社团主义”及“社会合作主义”等,本书统一译为“法团主义”。参见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译者

是重要的。如何描述和解释这些民主化转变?哪些因素与之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事件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的模式?这些新生的民主政权是否已经得到制度化和巩固?民主化的进程是已经完成了,还是仍有可能发生逆转?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讲到“民主”时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吗?如果不是,那么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和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些民主化转变是主要出自国内力量还是出自国际压力,或者是二者的某种结合?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是否意味着 20 世纪发生在马克思主义、权威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于政治制度的大争论已经结束?是否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在其著名的论断所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这些大问题构成本书的理论考察和地区分析的核心,同时也为本书带来内在的一致性,成为激发课堂讨论的“大餐”。

本书综合了一般理论的、比较的和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按照地理位置的区分展开研究。我们探究民主化现象背后的一般趋势,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之处,解释全球范围内的主要模式和进程,以及地区和地区之间的主要差异,对民主化进程进行比较研究,并进行地区与国家的个案研究。本书包含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汇聚了一批经验丰富、文笔优美和知识渊博的作者。

本书特别加以关注的是民主在世界不同地方所各自具有的哲学、政治文化和政治理论基础。我们的问题是:民主是单一的、普遍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方(美国和欧洲)对民主的定义,还是独特的、随世界各个文化区域自身的定义和实践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在民主的西方模式之外,现在是否还存在亚洲模式和理论、拉丁美洲版本、伊斯兰模式以及土生土长的非洲模式?在民主的含义上所存在的不同认识,对于我们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关键性概念之一,民主的这些不同含义与理解,对于寻求增进民主和人权的美国对外政策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需要考虑的另一种可能是,通达世界各地的通讯工具(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全球化以及不受挑战的美国权力,是否正在导致美国和西方的民主观念压倒这些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民主定义和理解?这些重要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

在本书开头,由编者所作的导论提出本书的主题,介绍相关的资料,讨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在这之后,是按照地理区域所作的分别研究。大致按照开展

民主化的时间早晚,这些引领或经历了民主化的地区可以排列如下:西欧、南欧、拉美、俄罗斯、东亚、印度、中东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为了便于比较研究,同时也为了便于阅读,每一章都尽可能地采用共同的结构和大纲。

在对事实基础加以明确之后,本书将展开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有关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章节将讨论民主化转变,分析所牵涉到的主要的比较研究主题:民主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含义,民主得到制度化和巩固的不同水平,以及民主如何与地方性的、源自本土的政治过程和制度相融合。由编者所作的结论一章将总结所有这些主题,把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章节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下,得出比较研究所蕴含的意义,并评估民主化进程的未来。

令人惊奇的是,至今尚未出现过堪比本书的著作。之所以说“令人惊奇”,是因为尽管对民主化这个主题以及它在世界各地的各种衍生进行探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还不曾有一本教科书进行过这本书所从事的工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现过很多关于单个国家的个案研究,出现过一些致力于个别区域研究的著作,还出现过一些旨在进行理论探讨的著作。几乎所有这些著作都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如今在史实和观点上都已严重过时了。还没有一部简明扼要、可读性强并且文笔流畅的研究著作或者教科书在这些重要课题上真正采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各个地区依次进行研究,在每个章节中都采用共同的结构和概念框架,并且也提出一些重要的概念性和理论性问题,供学习政治科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学生思考。

本书以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它首先是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教材,但也可供研究生课程使用。教师、学者和一般读者也将从中找到很有趣的话题。本书可供比较政治学的入门课程、有关发展中国家的课程、比较社会变迁的课程以及正大量出现的民主化比较研究的课程使用。

编者希望对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们以及哈考特学院出版机构(纽约州莱考斯特)的执行编辑戴维·塔托姆(约翰·塔托姆)和策划编辑斯泰西·西姆斯(詹姆斯·西姆斯)表示感谢。能够与极为专业、同时又极易相处的编辑们共事给了我们难得的快乐。当然,对于书中可能出现的任何事实或判断上的错误,各章的作者和本书编者将负所有的文责。

霍华德·坎威尔·阿尔达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994年冬

史蒂夫·阅读柏拉德(杂项藻蓝月曜期)

史蒂夫·阿伯拉德曾任西肯塔基大学(辛辛那提)政治学教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州参考服务中心(帕萨迪纳)立法研究员。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最高法院》,也是由哈考特学院出版机构(辛辛那提)出版。

埃里克·霍夫曼(耕种者)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是马萨诸塞大学(麻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他是研究欧洲政治、现代福利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专家。他与约翰·洛格合著了《欧洲国家》。

小彼得·允援穆迪(孕藥藥允援配燥果曾,允援)

小彼得·先穆迪是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是研究东亚政治、尤其是中国和儒家传统的专家。他著有《比较政治学新视野》(比较政治学新视野)。该书是哈考特学院出版机构出版的“比较政治学新视野”(比较政治学新视野)丛书中的一本。

玛格丽特·麦克利什·莫特(配药师)奥西·李·霍兰德·奥克斯(配药师)

玛格丽特·麦克利什·莫特是马堡罗学院(配莱普勒悦基莱)政治学教授。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公法、中世纪政治理论以及西班牙研究。她与人合著有

孙世平编著

索姆杰(索姆杰)

索姆杰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西蒙·弗莱舍大学(索姆杰) 的政治学荣誉教授(索姆杰)。他是研究印度政治的专家, 以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评而著称, 尤其是他的专著《印度政治发展理论》(索姆杰) 对印度政治发展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安瓦尔·匀赛义德(匀赛义德)

安瓦尔·匀赛义德是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他的写作领域涉及国际关系、美国政治、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他曾著有《伊斯兰教与民主》(匀赛义德) 和《伊斯兰教与民主》(匀赛义德)。

约翰尼斯·沃尔德玛里安(约翰尼斯·沃尔德玛里安)

约翰尼斯·沃尔德玛里安出生在厄立特里亚, 在埃塞俄比亚长大, 并作为政治避难者在苏丹生活过。他是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讲师, 专门从事非洲问题研究。他曾在《非洲研究》(约翰尼斯·沃尔德玛里安) 和《非洲研究》(约翰尼斯·沃尔德玛里安) 上发表过文章。他目前的主要研究项目是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和巴尔干地区的维和行动。

霍华德·分威亚尔达(分威亚尔达)

霍华德·分威亚尔达是本书主编, 同时也是哈考特学院出版机构出版的“比较政治学新视野”丛书的总主编。他是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助理、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他曾写过关于比较政治学、美国对外政策、政治理论、拉丁美洲, 以及东欧与西欧等方面的著作。

目录

前言	(员)
第一章 导论 :民主与民主化——西方传统的产物抑或 普遍现象?	霍华德· 亨德里克斯(员)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与西欧的社会民主	埃里克· 霍布斯(员)
第三章 南方天主教地区的民主 :伊比利亚与 拉丁美洲	玛格丽特· 麦克利什· 莫特(猿)
第四章 吹口哨的小虾米 :俄罗斯——半路杀出的 民主	史蒂夫· 亨德里克斯(猿)
第五章 东亚 :自上而下的民主	小彼得· 亨德里克斯(猿)
第六章 西方民主理论与非西方民主经历 :印度	亨德里克斯(猿)
第七章 民主与伊斯兰 :它们相容吗?	安瓦尔· 亨德里克斯(猿)
第八章 非洲的民主 :它有机会吗?	约翰尼斯· 沃尔德玛里安(猿)
第九章 结论 :单一或多样的民主	霍华德· 亨德里克斯(猿)
建议阅读书目	(猿)
索引	(猿)
译后记	(猿)

第一章

导论：民主与民主化——西方传统的产物抑或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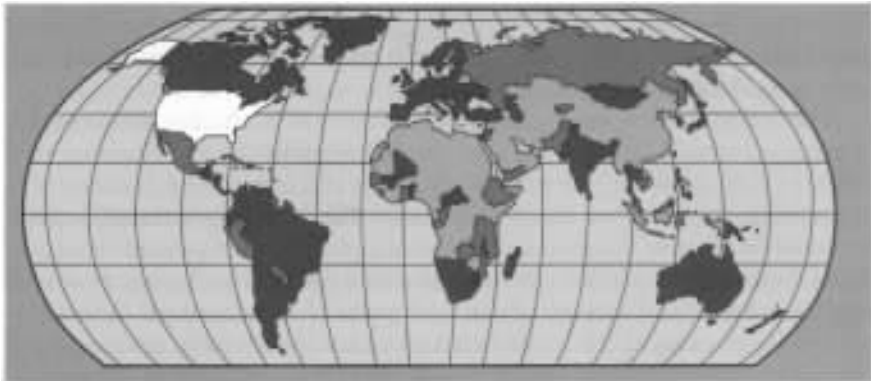
霍华德·威亚尔达

三大类型的政治制度在现代世界居于主导地位。它们分别是：盛行于西欧、北美、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通常造成自由世界），在前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和古巴存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通常造成第三世界）或者说共产主义制度（通常造成东方集团），以及经常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中找到的权威主义制度（通常造成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政治学课程中最经常使用的教科书大都将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划分为这三大类型，而且，这种划分看来较为如实地反映了治理着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制度。

然而，对于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这种三分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生迅速变化。首先，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南欧（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然后是在拉美、东亚以及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一大批原先的权威主义政权开始向民主制度转变。其次，在 1989 年到 1991 年的这

员段时间里,柏林墙倒塌,铁幕落下,苏联解体,东欧马列主义政权倒台,一大批前共产主义国家开始向民主国家转变。其结果是:世界上的权威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大幅度减少,民主国家大量增加,民主政体与民主观念作为惟一正当的政治制度形式看来也获得了胜利^①(图表 15.1)。

图表 15 按民主程度分类的国家和地区(1995年)



下列研究仅限于国际社会在 2019 年时人口超过 1 亿的国家地区，厄立特里亚和卡塔尔被遗漏了。美国也不包括在内。

图 中所 标 示 的 边 界 并 不 一 定 权 威。

完全民主国家和地区		部分民主国家	专制国家	
阿根廷	立陶宛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阿富汗	利比亚
澳大利亚	马达加斯加	柬埔寨	阿尔巴尼亚	毛里塔尼亚
奥地利	马拉维	科摩罗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孟加拉国	马里	刚果共和国(布)	安哥拉	尼日尔
比利时	毛里求斯	埃塞俄比亚	亚美尼亚	尼日利亚
贝宁	蒙古	斐济	阿塞拜疆	朝鲜
玻利维亚	纳米比亚	格鲁吉亚	巴林	阿曼
博茨瓦纳	尼泊尔	加纳	白俄罗斯	卢旺达
巴西	荷兰	几内亚比绍	不丹	沙特阿拉伯
保加利亚	新西兰	圭亚那	布基纳法索	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
加拿大	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缅甸	
中非共和国	挪威	约旦	布隆迪	新加坡
智利	巴拿马	吉尔吉斯斯坦	喀麦隆	索马里

[illegible]

※摇译文两侧的序号为原著的页码——译者